

# “寒号鸟”穿了个马甲戏弄胡一飞

7

青春小说



银河九天 著  
重庆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某理工大学的在校男生胡一飞,本来是电脑小白,无意间淘到一块二手硬盘,这块硬盘是一位美国电脑天才无意间遗失的,被淘宝贩子贩到了国内,流到了胡一飞的手上,从此胡一飞走上了强大离奇、啼笑皆非的黑客之路。现实中被人冷落、嘲笑、忽视的他,在网上却敢和国际黑客组织叫板,并且出奇制胜。

## [上期回顾]

知名黑客Cobra来理工大做讲座,门票特别紧俏。胡一飞联络了学生会的“老猪”,打着给对方介绍女朋友的旗号,才混进了讲座现场。

“我是读书人”持续关注了好几天,确定那家日本安全公司没有追踪到自己,便稍稍放下心来。不过让他感到意外的是,这家公司的网站虽然更换了新的备用服务器,但却存在着一模一样的漏洞,上次他就是利用这个漏洞侵入了对方的服务器。思来想去,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上次的事纯属意外,可能真的只是断电了,然后那家公司的网管又恰好发现了自己的痕迹,只是他们的水平有限,还弄不清楚自己是如何进来的。

“我是读书人”很是得意。和平时一样,“我是读书人”又登录了“狼窝大本营”。打开在线列表,“我是读书人”发现二当家的也在线,就决定给他再发个消息,催问一下数据恢复的事。“兄弟,这都又过好几天了,那1000块你到底还要不要了?”“我是读书人”写好短消息,然后就点了发送。谁知几秒过后,却显示网页无法打开,短消息发送失败了。

“掉线了?”“我是读书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此,他检查了自己的网络,发现一切正常,然后再检查了自己使用的代理服务,发现代理服务已经关闭了。

“妈的,运气真差!”“我是读书人”心里咒骂不已,有了上次的突发事件,他这次就没有用肉鸡去登录“狼窝大本营”,而是在网上找了一台公用的免费代理服务,谁知刚登录,这代理服务就关闭了。网上这些免费的代理服务,就一个毛病,不稳定,时开时关的。他重新挑了一台代理服务,又上了论坛。这次断线的速度就更快了,他打开在线列表,找到二当家的ID,刚点下去,就提示网页无法打开。再一检查,新选的这台代理服务也关闭了。

“我是读书人”终于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自己选哪台,哪台服务器就关闭,再巧也不会如此巧吧。再想想上次自己用日本那家公司的服务器访问“狼窝大本营”,也是突然关机,“我是读书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是被人追踪了。

迅速断开网络链接,重新拨号后,“我是读书人”架设好多重跳板,确认不会被人迅速追踪到,他重新登录了“狼窝大本营”。刚一登录,那台最外层的跳板服务器便自动关机了,一点征兆都没有。“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超级黑客?”“我是读书人”在这个念头冒出的瞬间,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胡一飞此刻正一脸淫笑地坐在电脑跟前,一连守了好几天,终于等到了“我是读书人”上线。胡一飞一口气干掉了对方的三个IP,那感觉就像是在打地鼠一样,实在是太爽了。

“我是读书人”坐在电脑跟前,将自己前两次在“狼窝大本营”上的活动仔细回忆了一遍,看看自己是不是发表什么言论的时候留下了蛛丝马迹,或者是得罪了什么人。想来想去,“我是读书人”就纳闷,好像除了调戏过那个叫“二当家的”的小菜鸟之外,自己并没有留下任何不妥的言论。

“难道这个二当家的,也和自己一样,是个马甲?”“我是读书人”决定去试探一下!设置了更为复杂的多重跳板后,“我是读书人”决定用自己的本尊号去登录“狼窝大本营”。

他的本尊ID叫“寒号鸟”,这个ID在“狼窝大本营”乃至整个中国黑客界,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寒号鸟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在某一年。某国政府为加强自身网络安全,

决定面向全球招聘安全高手,入选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攻入一台韩方指定的服务器,在服务器上留下签名,之后便会收到正式邀请。消息发布后一个小时,便有一人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就是寒号鸟。寒号鸟对那台服务器的安全性能极尽嘲笑,称其是一台“刚学会上网三天的菜鸟都能攻进去的筛子服务器”。对方的招聘还没正式启动,便颜面大损,他们对寒号鸟入侵之事矢口否认。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将已经炒作了许久的招聘计划足足延期了三个月,直到他们从美国请来安全大师哈佛里博士,重新设置了一台更为安全的测试服务器,才宣布招聘计划正式开始。

对方的拙劣表演让许多之前曾有意向的高手统统反悔,加上哈佛里博士的名头又吓退了一批人,所以第二次招聘的时候,前来应聘的高手寥寥无几。有意思的是,寒号鸟再次将自己的名字签在那台服务器上,对方本来不愿意承认的,谁知道那个美国佬哈佛里多事,他把通过第一关的名单公布在了自己的博客上。寒号鸟随后攻下某国一家媒体的官方网站,在那上面宣布自己弃权了。

寒号鸟之名,也从此名扬天下,寒号鸟最后甚至侵入了国家计算机病毒中心的网站服务器,在上面发布了一条最新蠕虫病毒的防治消息。虽然那蠕虫病毒随后便被证实确实存在且传播能力惊人,但寒号鸟也因此进入了官方的通缉名单,随后他便进入了低调的潜伏期,很少再在网上露面。

现在寒号鸟突然出现在“狼窝大本营”论坛上,立刻就引起了轰动。胡一飞还在来回刷新着在线列表,把注意力都放在寻找“我是读书人”上面了,所以没有发现寒号鸟上线。刷了一会,他觉得“我是读书人”不会再上线了,这才发现论坛早已闹翻了天。所有人都在猜测寒号鸟这次出现是为了什么。

寒号鸟在论坛上呆了一会,什么也没做,就是来回刷新论坛,同时还在外围跳板服务器上部署防御措施,他想看看那个追踪自己的人到底是如何入侵的,又是如何实施关机的。过了很久,没有发现入侵的迹象,甚至一点试探性的迹象都没有,寒号鸟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奇怪,难道追踪的人只是针对自己的马甲号吗?寒号鸟退出论坛,决定换一台服务器,用“我是读书人”的马甲再试一次。寒号鸟突然出现,又很快下线消失,再次引起了论坛上的猜测。胡一飞却很失望,寒号鸟什么都没留下。正郁闷呢,论坛的短消息提醒响了:“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胡一飞点开一看,发现“我是读书人”又上线了。他发来消息,询问自己是否把那个数据还原的问题解决了。“他爷爷的,你小子还敢上来,倒是挺有韧性啊!”胡一飞二话没说,又把对方的IP地址输入神器,连接上去之后,直接关机。

眼前电脑一黑,又失去了跳板服务器的链接,寒号鸟的脸色白得有些吓人,他部署的防御措施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从给二当家的发去消息,到电脑关机,中间不过短短十秒的时间,这太恐怖了!从来都是寒号鸟给别人带来恐惧,现在被人一吓,寒号鸟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滋味,根本就是被人玩弄于鼓掌之间啊。寒号鸟也注意到了二当家的IP地址,是东阳理工大学的学生公用上网IP,所有理工大的学生,都是用这个IP来共享上网的。

# 在一个寒冷的日子孟非去印刷厂上岗

5

名人传记



孟非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 [内容简介]

孟非,江苏卫视著名主持人。这是孟非对过往四十年岁月的动情回顾、从容讲述。童年重庆、少年南京,不同的文化对他影响深远。中学时代的严重偏科,黑暗得让他看不到未来。临时工的日子辛酸艰苦,却奠定了他往后的不平凡。他从摄像、记者、编导、制片人、主持人的不同角色上一一走过。四十年,人生坎坷,从平凡到精彩,命运总在不经意间转折。顺应本心,淡定从容,坦然面对每一次改变。

随遇而安,是很多人问起他的心路历程时,他给出的唯一答案。

## [上期回顾]

中学时代孟非的理科成绩特别差,而文科成绩非常好,经常在考试的“红白榜”上同时出现他的大名。

## 岔路口

中学时代我除了成绩不好之外,其他样样都好。那时我爸老教训我:“学习好比什么都好,而你是除了学习不好,其他什么都好,有屁用啊!”他说得没错。学校开运动会,我短跑总是得名次的;学校举办艺术节,我一向是主持人;就连出黑板报也是我的事儿。总而言之,凡是无关学习的事,多多少少和我有点关系。只是一考试我就傻了。

高中我上的是南京三中,因为文科成绩还不错,我唯一的指望就是高二分文理科,我只要能分到文科班就还有上大学的希望。那时年级里就一个文科班,那个文科班就是重点班(还有一个理科重点班,其他都是普通班)。偏偏到分班时,我们的年级长、文科班的班主任,也是我的政治课老师,不让我上文科班。他的理由是:高考算是总分,语文一门考得再好也没用!后来听坊间传言,这个政治老师特别讨厌我,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说他亲口说,文科班里他认为最漂亮的四个女生都跟孟非关系好。结果这位年级长死都不让我进文科班。

应该说南京三中这个年级长给了我黑暗的中学时代里最黑暗和痛苦的体验。他的长相跟冯巩实在太像了!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看春晚的重要原因之一,怕勾起痛苦回忆。后来听很多文科班的同学说,年级长最喜欢他那四朵金花中的一朵。我曾经借了这个女孩的笔记回家抄——同学之间借个笔记抄一下很正常吧?结果没两天,“冯巩”竟然晚上冲到我家里把那个女生的本子要了回去。当时我震惊了。后来听学校的前辈说,“冯巩”老师以关心学生,特别是关心漂亮的女学生而闻名于校。我知道我在三中呆不下去了,于

是被迫转学到了南航附中。

现在我回忆起我念过的三所中学,感情是很不一样的。南京一中是我中学时代最温暖的地方。当时我的班主任朱根雄老师对我很严厉,但人非常好,到现在我们还有联系。南航附中,是在我最落魄的时候收留我的学校,虽然我在那里上了一年高三,但我也心怀感激。其实我最感激的是南京三中的“冯巩”老师,如果当时他网开一面,让我上了文科班,说不定我就考上大学了,我的人生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

人生就是这样,一个岔路口就决定了一生。

## 注定失败的高考

现在想起来,造成我成绩差的原因,除了主观因素外,与父母闹离婚也有一定的关系。那段时间父母很少过问我,他们工作也忙,家里经常没人烧饭,我就在家对面的金陵职大食堂打饭吃。有一次我生了病,人都快瘫了,还硬撑着去打饭。勉强回到家,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饭菜往桌子上一放,就一头倒在床上了。一直到晚上他们回来,才把我送到医院,一到医院我就住院了。后来我妈一想到这事儿就掉眼泪。

到了高三我被迫转学,完全看不到希望了,我开始抽烟。抽烟是坏学生的标志,我那时很享受这种堕落的标志。除了抽烟之外,那时我还和另外一些坏学生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我们是没有那么多零用钱的,只有跟女同学借,而所谓的借,其实根本就不会还的。

有一次,从外校转过来一个女生,烫着大波浪,涂着口红,还穿着高跟鞋——一看就是标准的不良女青年。我第一次开口向她借钱,想不到她不仅立刻答应,而且连整个钱

包都给了我,里面竟然有五十块!当时这绝对是一笔巨款,可以挥霍好几天了。我看着钱包,忙客气地说:“不用不用,十块就行。”我那几个狐朋狗友为此骂我,但我坚持只允许他们用十块钱,剩下的钱第二天都还了回去——盗亦有道,我跟他们相比还是有底线的。

这种破罐子破摔的日子过得很快,直至1990年高考结束,我上大学的幻想最终还是破灭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清楚地知道,社会已经把我归到另外一个阶层去了。作为一个高考失败者,我父母对我的要求就是自食其力,不要走上犯罪道路。对于我高考失败我父母挺有承受力的,他们一方面早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也没太多工夫管我的事情,因此也没有什么悲剧降临的感觉。

在成为社会闲散人员后,我又和几个混混朋友玩在了一起。不过,我本能地觉得,我骨子跟他们不一样——虽然我说不出到底哪儿不一样,但我确信就是不一样。混了几个月后,我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英语专业大专自考班,但只上了一学期,江湖朋友们就勾引我去深圳混了。

## 滴水成冰的日子

在社会上混了一段时间后,江苏省广播电视厅下面的一个电视节目报印刷厂招工,这个招工竟然是要考试的。我去了,在那群考试的工人里我还算是相当有文化的,因此我顺利地成了一名印刷工。

印刷厂位于南京城南的城郊接合部,一个叫卡子门的地方,以前是一大片坟地,工厂是把那片坟地迁走之后建起来的。因为是新厂,第一天我去上班的时候,车间的窗户连玻璃都还没有安上。

我去厂里报到的那天是1991年12月25日,圣诞节。我清楚地记得这

个日子是因为头一天晚上,我还在父亲一个同事家里过了一个难得一遇的“白色平安夜”。那种聚会是相当“装13”的,一屋子文艺青年和中年,人弹钢琴,有人表演节目,宾客们就着火腿沙拉喝着香槟在琴声中高谈阔论着一些我完全没有兴趣的话题。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分界线,从第二天开始,我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西方,白色圣诞节是吉祥的象征。就在那个特别吉祥的圣诞节早晨,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里,我骑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自行车,跨越了南京的三个行政区,最后到厂里报到了。

因为厂里新买的印刷机还在调试阶段,第一天我的工作就是擦洗保养机器。在那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我的手就不断伸进冰冷的机油和煤油里。

到了午饭时间,大家都去食堂了。我第一天上班,初来乍到,什么都不知道,没饭盒,也没饭票。这时一个女工热情地对我说:“我可以借你饭票,但你没饭盆,还是别去食堂吃了。出厂门左拐走十分钟有一家面馆,你可以去那儿吃。”我就按照她指的方向,去找饭吃了。

当时我又冷又饿,走了十多分钟,果真看到了路边的那个面馆。一大碗热气腾腾的面上来,我三两口就“吸溜”下去了,连面汤都喝了个精光,全身总算找回了一些热气。然后我又顶着北风冒着大雪,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厂里干活儿。那一路上我不知怎么就想起了《水浒传》里“林冲风雪上神庙”那一章,心里颇多感触。而那碗面的热量支撑到刚走回厂里,似乎就消耗光了。

一个多月后,厂房的玻璃终于装好,风不再嗖嗖地往里刮了,我也已经完全适应了那里的工作。